

## 鼠儿戏“猫”

有一种动物会在暗夜中不请自来，溜进你的房宅大摇大摆地做客。有美味它绝不放过，饱食后常常遗落下一些黑贡米一样的屎，令你气愤而又无可奈何。若是没有美食，它们会把一些纸张或棉布咬成一堆雪花般的碎屑。它尾巴长长，门齿发达，靠着身体的灵巧和娇小而能令人浑然不觉地登堂入室，靠着一张锐利无比的嘴而吃遍四方。它就是老鼠。

说来令人汗颜，我幼时因在托儿所挠人而被阿姨送上一个绰号“老猫”，这绰号一直跟到我的初中时代才结束。既然为“猫”，对鼠应该无所畏惧，然而我却偏偏怕鼠。看见它便哆哩哆嗦，噤若寒蝉，头脑发木，看来自己是只假猫确定无疑。

我最早感知老鼠，是幼时在晚睡时听见它在纸顶棚里簌簌跑过的声音。东北乡村赖以御寒的板夹泥小屋，顶棚一般都很矮，且都用纸糊成。先是糊几层厚厚的牛皮纸，然后再糊白纸或是报纸。糊彩纸的人家极少，因为它太贵了。而且一抬头发现彩纸上花团锦簇的，朴实的农人会以为自己侍候在园子中的花飞上了天，而显得魂不守舍。报纸和白纸的纸质比较低劣，再加上是用糗子糊的，而糗子是用面粉来打的，所以老鼠就很喜欢在纸顶棚上做文章。一旦熄了灯，屋子突然黑暗起来，老鼠就像是受到了什么指令似的准时地行动，它们在顶棚里跑来跑去，就像过狂欢节一样，不时地制造出一些窸窣窸窣的声音。我在夏季时听到这种声音就不敢入睡，因为暴雨使年久失修的房屋漏雨，顶棚被积水沤透的地方已经破出了洞，我很担心得意忘形的老鼠会从纸洞中失足而落在我的被子上，这种设想常常使我大汗淋漓，这大约是最早的畏鼠情节了。

老鼠在乡间的繁殖能力极强，因为那里的生存环境良好。家家户户都有粮仓，因为没有楼房，每户的厨房都在平地上，使老鼠能够从容不迫地周游其间。尽管人们发明了鼠药，并且用各种铁质夹子在它们经常出没的地带“下绊”，但是葬命的老鼠还在少数。更多的老鼠是吃得毛色油光，满面幸福地繁衍后代。它们心安理得地糟蹋粮食，无所顾忌地把完好的木质家具磕出疤痕。读过加缪《鼠疫》的人，大约是不会忘记那个海滨小城奥兰，老鼠突如其来地控制了小城，它们广泛传播着疫情，左右着人们的生死、爱情、善恶，把人间变成地狱。这个时候的老鼠就不仅仅是在顶棚上恶作剧般窜来窜去的小动物了，它们仿佛成了魔鬼的代言人，肆意践踏我们经过世代努力建立起来的平和、安静的生活。而我们对此往往束手无策，坐以待毙。这种时刻，我们自以为坚不可摧的生活秩序就像窗纸一样不堪一击，一捅即破。这不能不使我们对人人喊打的老鼠刮目相看，因为它们不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，当它们反戈一击时，人类是躲避不了倾盆而下的苦难之水的。

一九八一年在我高考的前夕，记得是初春的一个早晨，我在塔河二中的集体宿舍起床后叠被子，意外地发现被窝里裹着一只死老鼠。宿舍里老鼠泛滥，它们常常在夜半时在我们放剩饭的地方窜来窜去，对此我们习以为常，夜夜伴着鼠声入睡。然而它钻入人的被窝尚属首例，当时吓得我面如土色，觉得自己的床铺成了坟墓，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尸臭气。看来老鼠是在深夜时溜进我的被窝的，它肯定是被我翻身时压死的。只是不知它一进被窝即被我压死，还是绕着我的周身搜寻了个尽兴才被压死的。显然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于是我便觉得皮肤上沾满了病菌，好像泡在澡盆中三天三夜也洗刷不掉那种秽气。想必那夜老鼠实在没什么可吃的了，于是把我当成“奶油蛋糕”钻进我的被窝，没成想我在沉睡时“猫威大发”，使它毙命。也许是因为有一鼠命案加身，从此之后我愈发畏惧老鼠。

在哈尔滨生活了六年，再没有在任何场所见过老鼠，这使我在潜意识中，认为我生活在一个比新加坡还要洁净的城市。其实错了，只不过我没有涉足它们所习惯生活的角落而已，这是我这几年外出得出的结论。

外出时总爱住旅馆。去张家界时，夜宿天子山，住的还是星级宾馆，然而老鼠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地毯上游来荡去。我们还开着灯聊天，它们就急不可耐地出行了。张家界的老鼠棕色，个头大，可称为“硕鼠”，吓得我和同室的女友不敢关灯入睡，想它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周游列国，灯光熄灭后还不知怎样嚣张呢？万一这种老鼠爬进被窝，不把我的胆吓破才怪呢。于是就战战兢兢地难以入眠，第二天因为休息不好而恹恹无力，对着良辰美景呵欠连天。

广东人的精明能干几乎成了商人的代名词。未去广东前，听说那里的人吃老鼠，心想

自己在餐桌上对着荤菜一定要格外“盘查”。广东还有一道尽人皆知的名菜——龙虎斗，“龙”为蛇，“虎”为猫。虽然自己是只假猫，但也要捍卫伪同类的尊严，绝不食猫肉。从广州到了茂名，住进沿海的渔村宾馆里，每天以食海鲜为主，所以就放松了警惕。过了几天我们一行人搬到另一处山庄别墅入住，当夜好客而有钱的庄主盛筵款待我们。第一道上的自然是汤，汤熬成白色，散发着一股浓香味。我问小姐，这是什么汤？上菜的小姐笑容可掬地答是蛇汤。于是我便放心大胆地喝得咄咄有声。汤很鲜美，因为较少喝到蛇汤，所以早已忘了以前喝过的蛇汤的滋味。但同桌有常饮蛇汤的人，他皱着眉头说绝对不是纯正的蛇汤。再问小姐，小姐坦言里面有猫肉这下气得我差点昏厥过去，我稀里糊涂就做了“同根相煎”的罪人，自己身上那点可怜的“猫”气更加荡然无存了。所以随后有个细雨霏霏的傍晚我在眺望湖水时，从石桥上爬过来一只大老鼠，便把我吓得魂飞魄散。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老鼠，大约有一只一岁的猫那么大，它威风凛凛地在暮色的冷雨中通过石桥，朝房屋跑去。中国最大的老鼠，肯定是生长在广东吧。这种老鼠若是潜入人的被窝，足以叫人汗毛直立而痛不欲生了。事后我与同行者半开玩笑说，我很不理解东北人长得五大三粗的，可那里的老鼠却如此瘦小；而广东人又矮又瘦，但老鼠却体态丰盈而舒展。去神农架途经武汉时，我在宾馆又一次与老鼠相逢。有天早晨我起床后去喊楼上的女作家方方和蒋子丹一同吃饭去，才走上她们所住的楼层，就见走廊的红地毯上突然跑过去一只老鼠！它竟然通体白色，样子极像幽灵。我吓得拔腿就跑，一直跑到楼下的大厅里仍然惊魂未定。东道主问我方方和蒋子丹呢，我说我刚要去叫她们，就被一只老鼠给吓回来了，于是大家都笑。我不知道武汉的老鼠是否都假扮新娘而披着婚纱通体白色，也许是由于生长在白浪滔天的长江边的缘故？不久前与方方在北京又与老鼠不期而遇。不过这次是“只闻其声，未见其人”。老鼠在夜晚时咬啮东西的声音格外响亮。它在窗口那一侧作案，而我的床正靠近那一侧。我把在被窝中曾压死老鼠的事对方方讲了，希望获得同情而与我调换床位。不料方方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你都压死过一次老鼠了，再压一次就是了。”气得我真想和她绝交。

因为老鼠的缘故，我住宾馆最怕住一楼。1991年我去日本访问，有两天必须睡在榻榻米上，虽然觉得很诗情画意，但因为怕老鼠袭击，所以难以入眠。所幸我没有在异邦看到老鼠。苏东坡曾有一篇写鼠的文章，名为《黠鼠赋》。说他有个夜晚正坐着，忽听见老鼠咬东西的声音，就叫书童用蜡烛去照看，原来是一只空袋子，声音正是从中发出的。书童说，老鼠被关进袋子里出不来了。于是解开袋子，打开来一看，竟是一只死老鼠！书童很惊讶，它刚才还在咬东西，怎么突然就死了呢？于是将袋子翻过来倒出死老鼠，岂料它是装死，一落地就逃走了。于是苏东坡感叹道：“是鼠之黠也。闭于囊中，囊坚而不可穴也。故不啮而啮，以声致人；不死而死，以形求脱也。”

若老鼠都有如此高的智慧，我们不妨与它们深入交往。可惜我没有这份勇气。想想它们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自由地呼吸着，我就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。如果它们继续泛滥下去，那么它们对人类的威胁肯定不亚于核武器。因为人支配得了核武器，却无法左右老鼠传播疫情。我知道当我期待它们灭绝的时候，它们却在为我们的健康而祝福。因为只有人类收获的丰富的粮食和遗下的甘美的垃圾，才给它们世代延续的生命提供了有效的保障。它们将尾随着人类，永生永世。

一鸣扫描，雪儿校对

亦凡公益图书馆(Shuku.net) 回目录